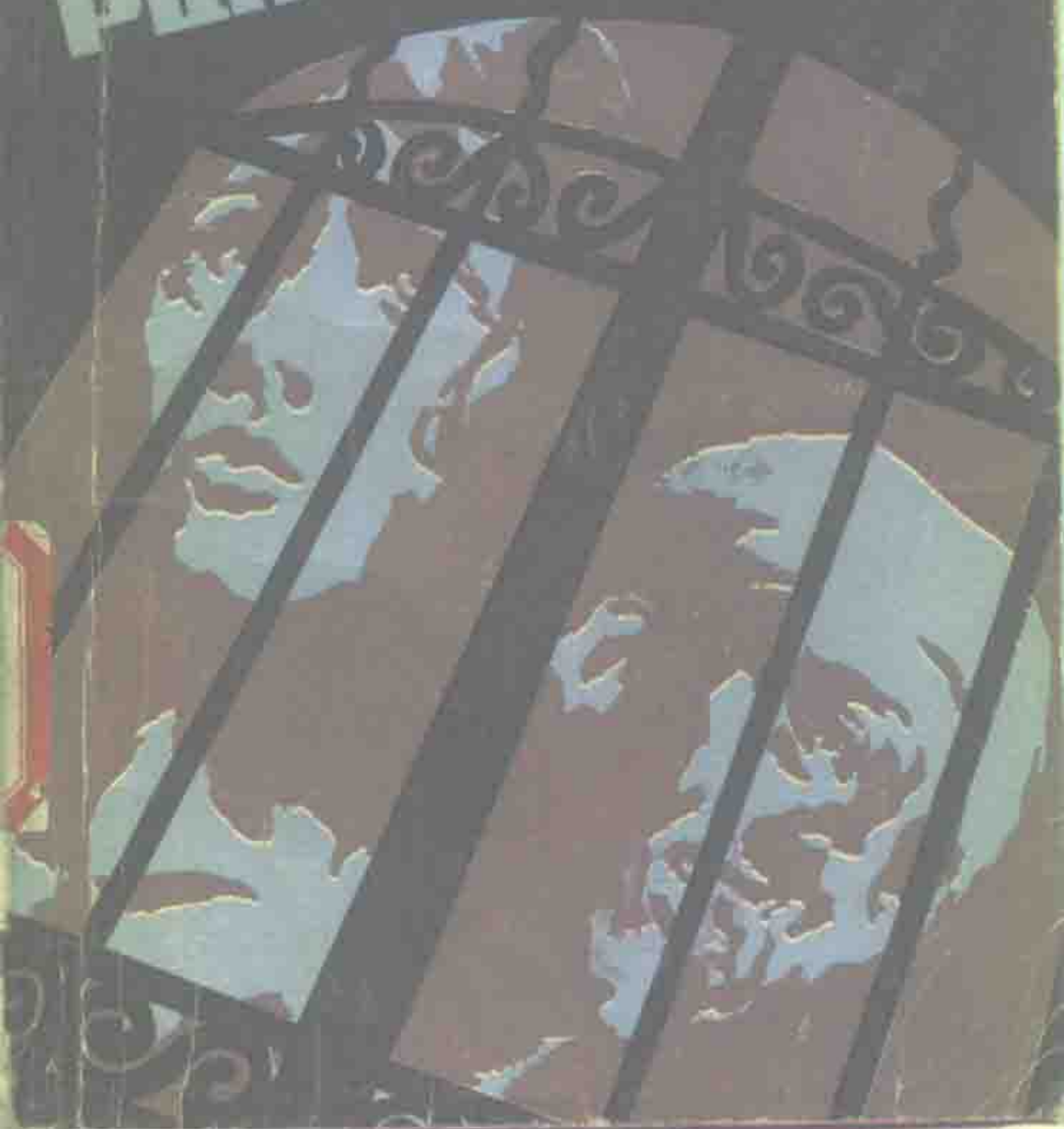


[英] 丹尼斯·惠特利 著

叛徒之门

pan-tuzhimen



叛 徒 之 门

(英) 丹尼斯·惠特利

茅百玉 译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86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丹尼斯·惠特利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通俗小说家,《叛徒之门》是他创作的以二次大战为背景的脍炙人口的系列间谍小说之一。本书描写一名英国老牌特工人员与德国纳粹头子及喽罗九死一生、扣人心弦的斗争,小说以主人公出使德军占领的匈牙利,分化牵制法西斯阵线为线索,在他与旧日的情人、现已成为纳粹头目的情妇的女间谍之间展开故事,情节曲折,险情迭起,更兼交织着渗透、反渗透、事业、情欲间的矛盾与斗争,读来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叛 徒 之 门

(英) 丹尼斯·惠特利

茅百玉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25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600

书号 10331·229 定价 2.60 元

目 录

一、老兵新传	1
二、雾都阴霾	10
三、本性难移	22
四、运筹帷幄	41
五、死水微澜	59
六、鬼影幢幢	81
七、舌战权贵	96
八、如履薄冰	111
九、情同玩火	134
十、各事其主	151
十一、鬼使神差	173
十二、穷凶极恶	187
十三、多事之夜	204
十四、斗智斗勇	231
十五、度日如年	260
十六、路遇不测	274
十七、困兽犹斗	287
十八、地下迷宫	309
十九、重见天日	327
二十、苦难历程	344
二十一、祸起萧墙	365

二十二、古塔女囚	392
二十三、当代骑士	407
二十四、一触即发	430
二十五、孤注一掷	462
二十六、劫后余“声”	477

一、老兵新传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深夜，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几个高级参谋站在一起闲聊。他们看上去都很疲劳，脸色苍白。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每天平均要工作十六个小时，很少有机会离开堡垒似的地下室。他们是战时内阁联合作战参谋部的成员，地下室里就有他们的住处。

他们所在的那个半圆形的小房间，在一九四〇年空袭最厉害时，只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才被改成了食堂。房间的中央，两张牌桌并在一起，可供六名军官坐下用饭。房间的一角用帘子挡了起来，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就在帘子后面，根据军官们的需要给他们热热汤或者赶做一个有鸡蛋的菜。在房间的另一角，贴墙放着一只钢制的文件柜，但柜内的搁板上放的不是文件，而是各种各样的酒瓶、酒杯。这些高级参谋人员的铺位在地下室更深处，就寝前他们挤在柜前狭小的空间喝搀苏打水的烈性威士忌酒。

平时，他们下班后跟常人一样，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但这时可不同了，时值半夜他们才开完会，会上宣布了一项重大决策，而他们的上司参谋长们指示他们就这项决策作出周密详尽的计划来。

“好了，马尔巴勒先生可以放手干了，”一个高个子的空军准将说，“不过，结果会怎么样，那只有天知道了。”

一位皇家海军上校点了点头。“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不能拖到一九四三年再干了，可这么早就不得不转入进攻，这意味着拿我们所有的一切去冒险。”

“罗斯福坚持美国军队应该在一九四二年投入对德战争，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位炮兵上校耸了耸肩膀说道。“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对我们来说，问题只是猛干还是巧干罢了！”

“瑟堡计划本会是屠杀，”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准将说。“再说，即使我们在半岛上站住了脚，我们也没有受过训练的军事力量冲出去。计划就会成为徒有消耗的心病。”

那位海军上将点点头。“我们没有让马歇尔和哈里霍普金斯把哪项计划强按在我们头上，而且始终支持首相对北非的优先考虑，想到这一点，我们至少也能聊以自慰了。”

“假如北非计划成功了，收利就大喽，”一位空军上校插言道。此人看上去总是象没有睡醒似的，但他绝对不象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迷迷糊糊。“一旦整个地中海南岸被我们控制住，护航队就能够再度通过了；马耳他将不再是我们的负担，而成为一把指向被首相叫‘轴心国的下腹部薄弱区域’的匕首。”

高个子空军准将紧接着他的话题说道，“既然隆梅尔给予奥金莱克将军所属部队这样沉重的打击，根本不能对第八军今年执行‘杂技’行动抱任何希望。我们要化好几个月方始能在阿尔及利亚集结起足够的兵力，以试图进军的黎波里塔尼亚。对一九四二年会师的任何设想，在现时只是痴心妄想。”

“我们也别期望德国人会对这一行动无动于衷，”炮兵

上校说道。“我愿意打任何赌，德国人一知道美国人和我们已经进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他们就会撕毁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协议，把大批军队开进突尼斯。”

“而且把他们能够抽出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派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去，”那位空军准将补充道。

“情况可能比这更糟，”海军陆战队准将严酷地指出。

“万一走漏风声，他们会事先采取措施。那样，我们的护航队就会径直开进一个埋伏圈。想想这种情景：大批满载士兵的运输船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等待着它们的是一队潜水艇，而密如蝗群般的凯塞林手下的俯冲轰炸机也会飞来杀戮。这将是一场大屠杀，我们甚至连登陆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他想象出来的这幅可怕画面，其他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他们都知道，再也损失不得的船舶总吨位，以海军精华为支柱的数百艘护航舰，以及数千名最优秀的士兵，事实上，除了几个足以保卫英国不受侵犯的皇家空军中队之外，英国所能拼凑起来的一切军事力量都必须孤注一掷地投入这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还在默默地站着，一名中校走了进来。他由于坐在那里阅读参谋部文件一直读到凌晨一点钟，金色的头发有点儿乱，眼睛也不太有神。他微笑着环视了一周，问道，“嗨，伙计们，出了什么事？”

那位海军陆战队的准将对他咧嘴一笑。“我们阻止了美国佬把他们自己以及我们弄到法国海滩去送死，但还是得巧干。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了。不过，首相已经给它起了个新的代号，以后它将被称作‘火炬行动’。最好的结果是，大约一年后我们将占有整个北部非洲。最坏的结局是，我们从

敦刻尔克搭救出来的所有兵都会葬身鱼腹，天晓得还要赔上几千兵。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把德国人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甚至在德国人接到我们的护航队正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情报时，也必须把他们迷惑住，让他们相信我们的部队企图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在阿尔及利亚登陆。谢天谢地，那就不是归我处理的头痛问题了。约翰尼，这棘手的问题属你管，在下祝你好运！”

海军陆战队准将喝干他的威士忌，接着说道，“你就得碰运气啦，这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任务。”



上述谈话在进行时，没有人会预见到命运已经注定让格雷戈里·萨勒斯特在这项苦差使中担任主角，更不会有人预见到，他自告奋勇地担当此任竟然会使他上军事法庭、蹲监狱、蒙受耻辱。

要说清这是怎么回事，还得从四个月前说起，精确地说，还得从三月三十日星期一的早上说起，那时格雷戈里正坐在早餐桌边打开一个浅黄色的信封。

格雷戈里扫了一眼从信封里拿出来那张薄纸，身子往后一靠，放声大笑起来。这是一纸服兵役的征召令，通知他必须在十四天内报到并进行体格检查，否则就要受到重罚。

他失声大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内，他同纳粹分子的斗争比我们正在交战的部队里哪一个人所从事的斗争都更接近、更经常。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被空降到德国去执行秘密任务，他运用他的全部才智，在芬

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及苏联，同盖世太保外交部的令人畏惧的头子格劳勃队长相周旋。

坐在早餐桌那一边的冯·奥斯特伯格伯爵夫人抬起她那又细又长的双眉，正是基于她的双眉和突得很出的颧骨，她和女演员、女歌唱家马琳·迪特里希出奇地相象，以致使那些在她结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现在谈起她的时候，还把她称作“美丽的爱丽卡·冯·埃普”。

格雷戈里看到她询问的眼神，把征召令扔给她并且对她说，“本月初，政府把征召的年龄扩大到四十一至四十五岁的男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措施会跟我有何关系，不过，对我当然也是同样适用的。”

爱丽卡草草看完征召令，微笑着说道：“但是，亲爱的，你的名字肯定在某种特殊的名单里，你所要做的一切，不就是让那些给你征召令的人了解这一点？”

“不。我是受佩利诺爵士个人雇用的。多年来，老爵士从他数百万家产中拿出一部分来，雇人去破坏英国的敌人的计划。在好几起事件中，我就是那种受雇的破坏者。战争一爆发，他让我继续干这一行，这是极其自然的。再说，我也始终喜欢单枪匹马地干，如果你给逮住了，那也只能怪你的运气不佳或者自己的愚蠢。”

“但是，每次你出去执行一项任务，军事当局都给予你一切支持，而你去苏联时，你都被信托给那里的英国大使馆过。”

“老头子佩利诺深孚众望，国家机构里的人从上到下都喜欢他。对于那些战时内阁不想出头露面干的事情，他都为之出谋划策，一一办妥。因此，为我提供我所需的任何帮

助，对他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但实际情况是，我同我国无论哪一个情报部门甚至连非正式的联系都没有。”

“佩利诺爵士能够很快就让你同它们联系上的。”

“这毫无疑问，可我不愿意。那样的话，我就要听人调遣了，也许还会被拴住，去参与某项我认为计划得很糟的秘密任务。当我拿我的生命去冒险的时候，我倾向于自己谋划，不愿意把计划告诉别人。此外，老对手格劳勃去年有两次差一点逮住我，因此我不想给他第三次机会。至少现在还不想。”

不必提醒爱丽卡上一次格雷戈里是怎样侥幸脱险的，因为她正和他在一起。现在，她一想起那次格劳勃会怎样处死他俩，还依然不寒而栗。事情发生在去年的十二月初。甚至在他们脱险后，死神还向他们伸出了可怖的手。由于受到严寒的侵袭，他俩都得了肺炎，格雷戈里更遭罪，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幸好他们的忠诚朋友斯蒂芬·卡波洛维奇在康斯坦茨湖的瑞士湖岸接应了他俩。斯蒂芬从前是布尔什维克的将军，一九四〇年四月与他俩一起逃离芬兰。他立即安排了医疗救护，并且一直在旁守候到他俩脱离危险进入恢复期。此后他又设法让他俩坐飞机回到英国。

佩利诺爵士接着就把他们送到“格韦恩牧场”。那是一处大而凌乱的宅第，座落在威尔士边境，从玫瑰战争起就属于他家的产业。宅第的大部分现在成了一所皇家空军医院，由他的私人财产来维持，但他还保留着宅第一侧的边房供自己使用，不过他本人从未得闲来这儿居住过。这时，爱丽卡和格雷戈里是边房的仅有房客，因为佩利诺爵士替斯蒂芬在

陆军部苏联处里谋了个顾问的职务，他已在二月底带了他迷人的法国妻子玛丽去伦敦居住。从那以后还没有来过新的居住者。

爱丽卡已经康复，重新担负起被骗回欧洲大陆去之前她在格韦恩牧场所担负的职责。严格根据法律意义来说，她属于敌侨，由于佩利诺爵士替她作保，她才没被拘留，她从此就扮演双重角色——用她聪明的头脑管理医院的经济，然而以她令人陶醉的风采减轻渐愈期的军官们的烦恼。

格雷戈里则正好相反，他生性懒散，尽管由于战争医院里人手奇缺，可谁也别想诱说他承担什么固定的工作，他对机械学知之甚少，对电学简直一窍不通；他压根儿没有使用过铁锹，瞧不起除草，认为喂养牛、猪、鸡是比侍弄马更扼杀人灵魂的活计。因此，在汽车房、马厩、花园以及农家庭院里，他什么用场也派不上。话得说回来，他还真花了不少时间，讲故事给那些把德国空军打得屁滚尿流的年轻而又豪爽的飞行员听，偶尔，他还会突然自告奋勇，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发疯似地忙活着，油漆凉亭啦，给葡萄温室重嵌油灰啦。

现在已经是三月底了，虽然按理说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复原，但正如他刚对爱丽卡所讲的，他还不想重返战场。

他站起身，走到餐具柜前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这时，爱丽卡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他很瘦，四肢松松垮垮。他长得中等身材，但实际上他比看上去的身高还要高一些，因为他走路时习惯于把头前伸，使他显得老是佝偻着。薄薄的双唇，坚毅的嘴形，瘦长的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笑痕，象刻在嘴边的两条括弧。他的眼睛呈棕色，双眉略显浓密，

黑而光滑的头发在脑门上长成“V”字形，一道白色的伤疤从左眉的外端往上一路延伸到前额的正中。碰到有些场合，就象目前那样发生了某种使他心烦的事，他总是使爱丽卡想起一头被关在笼子里正试图脱身的非常危险的野兽。稍停，爱丽卡说道：

“每一次你到国外去，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苦恼好几个月。你已经经历过的种种危险，大大超过了大多数人在一场战争中所不得不经历的危险。假如你决定再也不执行什么秘密使命了，你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责备自己的地方。在这场战争余下的日子里，你幸存的机会应该比哪一个陆军军官都大，你为什么不把这看作友善的天意呢？”

“军官，哈！”格雷里嘲讽地笑了一声。“我的亲爱的，你不理解。这次战争不象上一次战争，那时，象我这样的人年满十七岁就可以自愿投军，而且在寄宿学校就直接得到了任命。如今，需要大批大批的人，勇士、懦夫、读书人、傻瓜蛋，什么样的人都要，就象许许多多香肠那样被塞进战争机器。在这种发疯般的制度下，即使最有前途的青年至少需要一年才能成为少尉。”

爱丽卡出生在将军世家，在德国，军官阶层与士兵阶层的界限仍然比英国任何时候都要严格得多。她睁大了蓝色的眼睛瞪着格雷戈里，然后惊叫道：

“你不会……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他们会让你这样的人去当兵？”

“他们当然会的。在上一次战争中担任过军职，在这一次战争中不起任何作用。而且，由于我已经四十多岁，很可能被派去当一个掘墓人，或者去卫生队当一名看护兵。但我

决不会接受的！我接受，那是我活该！危险我不在乎，但我从来就厌恶贱役，喜好舒适。”

他低头怒视着那纸小小的浅黄色征召令，过了一会，气愤地用食指得得地敲打它。“不过，我不能对它置之不理。老佩利诺说什么也得使我摆脱出来。我最好打点行装，坐第一班火车去伦敦。”

二、雾都阴霾

佩利诺·格韦恩—卡斯特爵士是那些大器晚成的人物之一，他们在英国的地位颇为奇特。在年轻时，他曾在一个精锐的骑兵团里任中尉，而且还在波尔战争中赢得过一枚受之无愧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几年后，他在他的朋友为英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小型宴会上玩十一点纸牌时赌运不佳，再加上他对狂欢合唱团里几位女士的慷慨大方，迫使他离开了军队，在一家私人小银行的董事会里任董事。该银行的业务活动主要在近东。

与他相识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长相漂亮的人，对马独具慧眼，对俏丽女人颇感兴趣，对上等葡萄酒有无与伦比的鉴别力，但认为他没有头脑，而他仍然竭尽全力让人们持有这种虚假的印象。因此，让他任董事，主要是考虑到他在社交界人头熟。使那些抱有上述观点的人吃惊的是，他之投身商界简直是如鱼得水。

他表面上粗率，嘻嘻哈哈，骨子里十分精明。他那一眼就能看透的诚实性格对东方人和地中海东部的人仿佛有一种催眠作用，经常弄得他们做完交易快回到家里时，才意识到让他在生意上大大地占了上风。其他的董事头衔接踵而来，到一九一四年，他已经是伦敦城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战后，他拒绝接受贵族册封，原因是格韦恩—卡斯特家族已经在格

韦恩牧场这块土地上生存了好几个世纪，他一旦受封而易名，他的佃户们会以为他把田产卖掉了。他的远见卓识使他任职的几个公司太太平平地度过了三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萧条期过去后他就变得极其富有了。

尽管他的名字几乎不为广大民众所知，但他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早就受到尊重。外交官、将军、殖民地总督以及内阁部长们经常到他在卡尔吞住宅区的大厦来，同他商量他们的个人问题，而他们离开时总能从他的无穷活力和机敏常识中汲取到新的力量。

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唯一能显出他的真正年龄的只是白雪般的头发、浓眉和精心修饰的骑兵小胡子。湛蓝湛蓝的双眼依然象从前那样炯炯有神。他身高六英尺四，强壮得足以把大部分四十岁的男子汉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

格雷戈里赶到佩利诺家里时，人家告诉他佩利诺正在城里开会，但他知道他会受到在那儿过夜的邀请，就让人把他的行李拿到他平时常住的那个房间去，然后就到藏书室里等主人归来。

藏书室在大厦的后部，陈设精美、高雅、窗外景色壮丽，可以眺望到圣詹姆斯公园那一边的海军部、皇家骑兵禁卫军以及英国战争机器在其间运转的其他高大建筑物。他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注视着窗外公园里树上新叶吐出的嫩绿，然后从一个书架上拿出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再一次沉浸在那个精彩的故事中，一直读到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佩利诺爵士大步走进房来才释手。

“你好，年轻人！很高兴见到你！”他一边大声说道，一边把格雷戈里的手握在他大得象羊腿般的手掌里。”这么

说你已经乡下呆腻了，嗯？嗨，我还希望你会继续悠闲自在，在地过一阵子呢。当然，我们要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还早着呢，因此，假如你想中止休息而再去打击一下纳粹，我并不要阻拦你。”

格雷戈里苦笑了一声。“这一次你算说错了。我并不是来讨任务的，我确实想再松快几个月。不过，除非你能迅速给我找一份差使，否则我过不成清闲日子了。我已经接到征号令。”

“唉，我真该死！”佩利诺爵士拍打一下裹在细条子裤子里的粗壮的大腿。“太有意思了！相信我，这是我几年来听到的最有趣的事。”

“起先我也觉得挺有趣，可这非同儿戏。他们会让我下连队当兵，也许会让我去食堂当招待，你知道吗？”

“刚开始甭想！那是提升你喽！”年迈的从男爵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欢悦的目光，接着发出一阵狂笑。“至少在我年轻时事情是这样的。这种活只分派给那些稳重的小伙子，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克扣雪利酒或把汤溅到人家的脖子里去。只要看一眼你那给人残忍好斗印象的下巴，哪一个有判断力的军士长都会派你去打扫厕所。这大概就是你所能得到的工作了。”

“但说正经的，你必须把我解救出来。”

主管酒食的男仆托着一盘饮料，在佩利诺爵士之后走进房间。他的主人转过身来，用手朝那些饮料一指：“你要喝点什么？这种玩意儿中的大部分，我是留给那些不为体型担忧的客人的。坚持喝好的葡萄酒，每次末了再喝一点儿陈年白兰地，你到了我那么大的年纪，还会到各处去追逐姑娘们。”